



Internationalising Chinese Scholarship: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Weimin ZHONG

Abstract: Recent years have seen notable progress in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hip, which has been driven by national support. However, significant challenges remain, particularly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yond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deeper issues exist.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particularly innovation in thought, culture and academia, is crucial for China's scholarship to gain global recognition. Insufficient academic and intellectual innovation remains a substantial barrier.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balancing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also hinder progress, as overemphasis on tradition and rejection of universal values contradict the principles of globalisation. Furthermore, superficial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context weakens our level of self-awareness, making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difficult. Therefore, the mere desire for internationalisation is insufficient; a foundation of robust academic research and genuine innovation is necessary.

Keywords: Chinese scholarship, internationalisation,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globalisation

Author: Dr Weimin ZHONG is a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Professor Zhong's research areas include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global history and academic criticism. Professor Zhong has authored several significant monographs, including notable books such as *Chaye yu yapian: shiujishiji jingjiqianqihua Zhong de zhongguo*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21), *Zhimian renwenxueshu weiji* (Hangzhou: Zhejiang guji chubanshe, 2022) and *Jindaiqianye de wangchao* (Beijing: Renmin jiaoyu chubanshe).



中文學術的國際化難題及化解之道

仲偉民

[摘要] 在中文學術的國際化方面，近年來在國家的大力推動和宣導下，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績。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遇到了極大的困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的國際化尤其艱難。中文學術的國際化之所以遇到這麼多困難，除了語言文字及文化的重大差別外，還有一些更為深刻的原因。首先，中國的國力才是中文學術走向世界的關鍵。國力是指一個國家真正的綜合實力，其中經濟總量或經濟實力僅僅是一個方面，中國在思想、文化、學術方面的獨創性和影響力才是中文學術走向世界的關鍵，但是在這方面我們還差得較遠，我們的學術思想創新遠遠不夠。其次，在普遍與特殊的認識上，我們還存在誤區。儘管目前國家與民族範式依然是國際社會的主要架構，但是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阻擋，只有主動融入國際大家庭，我們的文化、學術和思想才可能逐漸被人理解、學習和接受。但是，我們現在越來越強調特殊性，越來越強調傳統，拒絕接受普遍性價值，則是一種逆全球化的做法，這種做法顯然不利於中文學術的國際化。再次，我們的自我認知水準也遠遠不足。中國傳統文化廣博、複雜，但我們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和研究往往浮於表面，對我們的國情把握不準。連自己都說不清楚的內容，如何對外推廣？因此，僅有國際化的衝動無濟於事，扎扎實實的學術研究創新才是根本。

[關鍵詞] 中文學術 國際化 綜合國力 全球化

[作者簡介] 仲偉民，博士，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社會經濟史、全球史、學術評論等。專著有《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21）、《直面人文學術危機》（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近代前夜的王朝》（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1）。

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通商口岸的商埠：1842—1854》出版於1953年，近七十年後終於出版了中文版。傅高義在為此書中文版所作《序言》中說：

費正清曾經說過，每一代學者必須完成他那一代人的創造性工作，然而直到兩代人之後，2014年另一位哈佛大學博士畢業的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才出版了另一部重要著作——《同過去決裂：海關與中國現代性的全球起源》（*Breaking with the past: 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書中修正了費正清的部分結論。^①

《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出版於2021年1月，傅先生於2020年12月去世，因此估計中文版序言寫於去世前不久。從1953年到2021年，期間長達68年，實際已將近三代人的時間。傅先生認為，在長達超過半個世紀的漫長過程中，幾乎沒有中國海關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出版。揆諸學術史，我們可以發現傅先生的事實判斷是錯的；但是，如果從全球史的角度看，我們卻又發現傅先生的價值判斷是對的。

說傅先生的事實判斷錯是因為：期間有不少中國海關史研究的著作出版，而且不乏具有較高水準的海關史著作，如戴一峰先生的《近代中國海關與中國財政》出版於1993年，陳詩啟先生的《中國近代海關史》出版於2002年，王宏斌先生的《赫德爵士傳——大清海關洋總管》出版於2000年等。更值得注意的是，著名漢學家司馬富先生與費正清先生合作的三本書，竟全部與海關有關，分別是：《步入中國仕途：赫德日記，1854—1863》（1986）、《赫德日記：赫德與中國早期現代化（1863—1866）》（1991）、《馬士：中國海關關長和歷史學家》（1995），且已全譯為中文出版。

說傅先生的價值判斷對，是因為儘管有中國學者出版了較高水準的海關史著作，但是這些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只是在國內出版，並只是在國內有一定影響，沒有譯為英文在歐美出版，或即使譯為英文出版也影響不大，所以海外學者幾乎一點都不瞭解。

上述非常簡單的學術史梳理，實際上牽涉一個重大的問題，即中文學術的國際化困境，中文學術的國家影響力還比較有限。我想這個例子不是例外，而是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也就是說，中文學術的國際化，尤其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的國際化，非常艱難。

那麼我們不僅要問：中文學術國際化步履艱難的根本原因在哪裡，怎樣才能化解這個難題？我從以下三個方面，簡單談談中文學術的國際化難題。

一、什麼才是中文學術走向世界的關鍵

中國的國力是中文學術走向世界的關鍵，這應該是一個毫無懸念的問題。只是需要特別明確，國力是指一個國家真正的綜合實力，不僅僅是指經濟總量，與經濟實力相當甚至比經濟實力更為重要的，是一個國家在思想、文化、學術方面的獨創性和影響力，這才是中文學術走向世界的關鍵。

改革開放幾十年來，中國的國力的確增強了，但是中國的發展極不均衡，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總體上與他們差得還很遠，甚至可以說我們還沒有完全走出發展中國家的序列。一般情況下所說的中國國力強，主要體現在經濟總量上，但目前我們的人均收入水準依然很低，國人依然還不富裕，甚至有相當多的人還沒有脫貧。尤為重要的是，我們的經濟發展品質並不高，尤其是高精尖產業發展水準較低，對發達國家的依賴程度很高；另外，諸如醫療保障、退休保障、農民基本生活保障等社會基本保障問題，並沒有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逐漸解決。也就是說，即使單從物質層面上說，中國的國力也還不夠強。

① [美]傅高義：《費正清的〈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中文版序，見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通商口岸的商埠：1842—1854》，牛貫傑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2頁。

思想學術方面的發展水準怎麼樣呢？我的基本判斷是，我們差得更遠。甚至可以說，我們現在最為缺乏的就是學術思想的創新。在大力提倡自主知識體系創新的今天，這好像有點諷刺，但事實如此。

我們現在每年的論文產量接近或已經達到世界第一。據中國科學技術資訊研究所統計，2022年178個學科中高影響力期刊159種，論文54002篇，其中中國學者在這些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為16349篇，占世界總量的30.3%，首次超過美國排在世界第一位。單從數量看，我們的確已經成為“論文大國”，但實際情況是，真正有影響的論文極少，在國際上有影響的論著更少。

比如，曾揚言應該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某學者，不僅在經濟學理論層面沒有多少個人的創見，而且對中國經濟發展與中國社會的認識也是膚淺而謬誤百出，甚至對現實政策有很多的誤導。縱觀學界，尤其是在某些學科領域，干祿學者、吃飯學者多，獨立作者、創新學者少。在經濟學界，像楊小凱那樣有創新性的學者，可謂鳳毛麟角；更可悲的是，楊小凱的很多真知灼見在中國學界經常遭到排斥。

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有著歷史敘事的悠久傳統，給我們留下了連續不斷的歷史記錄，我們常常以此為榮，甚至自譽是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照常理，歷史學的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應該水到渠成、易如反掌吧？但事實並非如此，就目前的歷史學研究而言，甚至就中國史研究而言，中國史學界最近幾十年的進步，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歐美中國史研究的影響和啟發。儘管中國史學界在很多實證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績，但是，我們自己闡發的新觀念新理論新方法，卻少而又少。有人說，美國漢學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新觀念的發源地。此話遭致很多人反對，但我認為可能並未過分誇張。比如，“衝擊—反應”論目前依然是關於中國近代變革最有說服力的解釋，無出其右者；“新清史”在內容、方法與材料上拓展了帝制中國晚期歷史的研究，其全球史及內亞視角對我們重新理解清代歷史具有重要的啟發。儘管國內也早有學者提出類似的觀點和研究方法，但形成一股思潮並產生影響，且被命名為“新清史”，卻是在美國，這是應該無疑的。

我想重點以“加州學派”為例，談談目前中國學界存在的一些問題。總體來看，“加州學派”對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再認識，開闢了中西歷史比較的新視野，在近年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但是，加州學派關於中國歷史的很多判斷，尤其是最有影響力的一些觀點，我並不贊成，因為嚴重偏離了歷史事實。比如，彭慕蘭認為在19世紀初期之前，尤其在18世紀，中國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水準並不亞於歐洲，甚至不亞於歐洲的先發國家英格蘭，中國那時在很多方面還有自己獨特的發展優勢；直到19世紀後，歐洲與中國才分道揚鑣，此後歐洲走向經濟起飛的坦途，中國則陷入停滯甚或倒退，即所謂的“大分流”。^①這個判斷是很難讓中國學者接受的。

另一位學者的看法更值得商榷，這就是弗蘭克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提出了兩個極具震撼力的觀點，第一個觀點是尖銳批評“歐洲（西方）中心論”，明確提出了“中國中心論”，這是弗蘭克在中國學術界受到追捧的主要原因。他明確提出：“如果說1800年以前有些地區在世界經濟中佔據支配地位，那麼這些地區都在亞洲。如果說有一個經濟體在世界經濟及其‘中心’等級體系中佔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麼這個經濟體就是中國。”弗蘭克書中一些形象生動的說法更是受到中國人歡迎，比如他說“西方最初在亞洲經濟列車上買了一個三等廂座位，然後包租了整整一個車廂，只是到19世紀才設法取代了亞洲在火車頭的位置”；他甚至諷刺說“名副其實貧窮可憐的歐洲人怎麼能買得起亞洲經濟列車上哪怕是三等車廂的車票呢？”這種顛覆性的觀點在西方學術界所產生的衝擊力之大，可想而知；尤其是，這種看法不是中國人首先提出，而是從西方學者的口中說出，這對滿懷愛國熱情的中國人來說無疑是巨大的鼓舞。弗蘭克的第二個核心觀點是“白銀資本”論，這個觀點實際上是對他

① 參見[美]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史建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

第一個觀點的進一步論證。他通過中國對白銀極高的絕對佔有數量進而證明，在1800年前的幾百年，世界上只有一個經濟體系，那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體系。在弗蘭克看來，中國高度發達的經濟和貿易，才是導致全世界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根本原因。明代到底有多少白銀流入中國？學術界有不同的估計，弗蘭克認為，自有世界記錄白銀產量以來（1545年），大約一半的白銀到了中國，這是當時中國經濟發達的一種突出表徵。^①在他的影響下，國內有學者提出了極為荒唐的觀點，比如認為大量白銀流入中國的事實，充分證明了中國在這個時期是全球化的引領者，等等。

王家範先生對《白銀資本》一書提出尖銳批評，指出弗蘭克為了支撐他虛構的“中國中心論”的理論體系，而不惜歪曲歷史事實，即故意拔高中國歷史，而貶低歐洲歷史，這最終導致弗蘭克對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誤讀越來越嚴重，離歷史真相越來越遠，他寫的中國歷史差不多變成戲說了。^②

其他一些學者，包括我本人，也對加州學派的上述觀點提出過批評。但是，因為加州學派的基本觀點特別符合主流的宣傳基調，也符合普通人的基本口味和判斷，所以相關的批評意見影響有限，即使在史學界也是多數人相信加州學派的觀點。這就使加州學派的觀點影響越來越大，尤其是影響了一批年輕學者，普通讀者更容易相信。

上述所舉加州學派的很多觀點，既有真正的學術創新，比如對中西方生活水準的量化比較等，我們的確應該認真學習，但更有對中國歷史的誤讀或曲解。讓我不解的是，我們對真正的學術創新缺乏基本的辨析能力，往往投之以鄙夷甚至批判的眼光，比如新清史的某些睿智見解；而對那些根本沒有任何學術創新甚至曲解的觀點卻趨之若鶩，比如認為中國在明代是全球化的引領者等非常荒誕的看法。這些正說明了我們思想的貧乏、創造的缺位，乃至基本辨別能力的喪失，我們缺乏與人對話的基本能力，這是中文學術國際化的最大障礙。

二、普遍與特殊：我們的認識存在問題

普遍與特殊，是需要我們特別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也是中國學術走向世界的一大關鍵。

儘管民族主義依然是影響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冷戰”結束後全球化速度加速，文化的獨特性被逐漸消融，一種全新的世界文明正在形成，俄烏戰爭爆發前幾十年的這種發展趨勢有目共睹。也就是說，在目前全球化趨勢不可阻擋的歷史條件下，只有接受普世的觀念，主動融入國際大家庭，我們的文化、學術和思想才可能逐漸被人理解、學習和接受。

然而，隨著俄烏戰爭爆發後逆全球化趨勢的出現，世界各國的民族主義開始抬頭，並有逐漸強化的趨勢。中國的發展在這個歷史時期也出現諸多新特點，其中之一就是我們越來越強調特殊性，越來越強調傳統。儘管我們在各種國際事務中總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相號召，但是在實踐中我們卻格外強調特殊性，我們並不希望用普遍性代替特殊性。這導致我們與歐美的溝通越來越難，我們的行為越來越孤立，我們的思想、觀念越來越不被人所接受，我們的朋友越來越少。更為直接的表述，實際就是：在目前全球化不可阻遏的今天，我們的所作所為卻經常是逆全球化的。

維護和保持文化的個性或特性，這沒有錯，也是我們的責任。但是，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少數先行轉型成功的國家依仗槍炮和資本最先建立了現代型國家，並在推進全球化進程中制定了國際法則，他們作為現代文明國家的代表自然就擁有了話語權。儘管他們採取的

① [德]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27、69、373頁。

② 王家範：〈解讀歷史的沉重——評弗蘭克《白銀資本》〉，《史林》2004年第4期。

帝國主義行徑遭到了很多後發國家的反對，但因為他們不僅擁有經濟和軍事優勢，而且也因為他們制定的法則大多優於傳統的法則，所以後發國家也只能在抗議、反對中主動學習並接受他們制定的法則。近代世界的形成，或現代化的發展進程，本質上就是這麼回事：現代化或國際規則都是強權首先推動的結果，雖然在早期不合道義，過程不盡合理，但其結果卻合乎人類的理性，因此逐漸成為國際規則。就此而言，後發國家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全力抗爭，事實證明，此種選擇最後的結局要麼是徹底失敗，要麼是走向現代極權，而無法建成現代國家和現代經濟；二是順勢而為，或主動或被動向對方學習，事實證明，這些國家多半能夠擺脫原來的窘境，實現或部分實現現代化。

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國家，兩條路都走過。我們首先走的是第一條道路，場面宏大，但結果是被撞的頭破血流，這應該是1978年以前的實踐；此後是掉頭向人家學習，即我們經常說的“改革開放”，1980年代後，中國對內解放思想，對外逐漸融入國際社會，由此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我們的GDP達到了世界第二，綜合實力全面提升。

但是，對中國融入世界的程度及發展水準，我們也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客觀看，我們只是在經濟上，尤其在初級工業產品等方面，在世界上形成了相對優勢；而在經濟的深度層面，比如銀行、保險、證券等方面，我們遠未融入；在高科技方面，我們頂多一條腿邁進了門內；在思想學術文化層面，我們的融入層度更低，可能只邁進了半條腿。

這裡涉及普遍與特殊的問題，即尊重普遍價值與強調中國立場，二者如何統一？在目前人們的潛意識中，很多人認為是對立的；而如果不改變這種看法，中國融入世界，或將世界納入中國，都將是非常困難的。換句話說，尊重常識，在目前的中國相當困難，在普遍與特殊的關係問題上，我們往往容易偏執。比如，我們是應該提倡愛國主義，還是應該提倡做一個世界公民？

德國學者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對文明與文化的區分，特別有助於我們理解普遍與特殊的問題。埃利亞斯認為，文化是與生俱來的風俗和習慣，是使不同民族保持不同面貌的東西，變化極慢；文明是一種需要學習得來的，社會群體交往的規則，是使不同人群的差異越來越少的東西，也是不斷進步的東西。文化是民族的、特別的，文明是全球的、普遍的。^①文化常有，文明不常有。如果總是將民族的、特別的置於全球的、普遍的之上，我們就沒有辦法融入全球化。我們經常在常識面前犯低級錯誤，認識論上的偏差是一個基本的原因。

關於普遍與特殊的關係，可以參考何兆武先生關於真理與國情的論斷。何兆武先生說：

真理不在乎他是不是符合國情。假如它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話，那麼要加以改變的是國情，而不是要改變真理。國情要適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適合國情……學術和文化，不以中西分。^②

道理極為簡單，但做到卻著實不易。

三、我們並不能清醒認識自己

我們對中國文化與歷史的自我認識水準，決定了我們的認知水準。這個提法看上去很荒唐，很多人會反問，作為一個中國人，難道我們還不瞭解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嗎？！實際情況正是，這個提法真不荒唐。

認識客觀世界難，認識自己更難；認識當代歷史難，認識過去的歷史更難。也就是說，我們對自己的認識非常有限，而且很多方面我們的認識不僅不足不深，可能根本就是錯誤。而自己認識不清，又怎麼讓別人明白，怎能走的出去？

① [德]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The Civilizing Process*），王佩莉、袁志英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第3頁。

② 何兆武：《雜草集：西方思想史散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241頁。

比如，我們怎樣向外推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中國文化的特點和代表是啥？這些我們自己未必說的很清楚。目前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說法之一是“儒學或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特點”，於是乎在外面大辦孔子學院，在國內大搞儒學復興。可是，研究法家、老莊、墨子、佛教的學者表示不同意。這說明我們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認知還比較有限，我們自己的認識水準需要提高。

我做《國際儒學》主編已經四年，做的越久，思想越困惑，辦這本雜誌的目的是什麼？儒學到底是什麼？儒學在中國文化中有怎樣的地位與作用？儒學研究在國內、國際學術界怎麼看？總的感覺是：國內學術界主流並不關心儒學，儒學在現實中也基本無法體現；國際學術界更是極端隔膜，只有極少數人關心與研究，幾乎約不到國際學者研究儒學的稿件。果真如此，說儒學是中國文化的主幹，有何說服力？有何意義？

葛兆光先生對此有很深的感受。他強調，不能簡單化地理解中國文化，比如不能將從夫而居的父系家族，有秩序的葬禮與祭祖，習得漢字的能力，使用筷子的飲食習慣，農業和定居等，這樣單個的層面去定義中國文化。他認為，作為傳統的“中國文化”有五個特徵非常明顯，正是這些文化構成了中國，尤其是漢族中國文化的特徵，使漢族中國文化跟其他的文化區分開來。第一，是漢字。漢字是世界上唯一至今通行而且有數以億計的人在使用的、以象形文字為基礎的文字。漢字使用者的一些思維和表達習慣，是使用其他文字的人所沒有的。第二，從“家庭”“家族”放大至“家國”而構成的社會形態，以及由此發展出來的儒家倫理、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是中國獨有的。第三，是儒釋道的“三教合一”現象。世界上其他宗教往往有絕對性和唯一性傾向，但在中國，不同的宗教卻能夠在政治力量下彼此共處，或者混融。孔子、老子和佛陀可以坐在一起，信仰可以交叉。第四，中國文化有一套以陰陽五行為基礎衍生出來的觀念、技術和信仰，並滲透到各個領域，這是其他文化圈所沒有的。第五，古代中國人的“天下觀”，中國人以自我為中心想像世界，在政治上形成了朝貢體制，在觀念上鑄造了天朝想像，這一直影響到現代中國人對於世界的看法。^①

總而言之，中國文化如此廣博、複雜，絕不是儒學就可以代表的，這一方面說明中文學術的國際化相當不易，另一方面更說明，我們的研究、理解還遠遠不夠，普及工作更是不足。關於中國文化，我們自己目前還不能說的很清楚；即使你能說的很清楚，人家接不接受、能否融入其他社會，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如此情形之下，我們怎樣才能化解中國學術的國際化難題？

不少人認為，除中西經濟水準與文化的差距之外，中文學習困難，從而造成中文學術傳播的困難，這是一個客觀因素。因此，我們目前花了巨大的力氣來推廣中國文化、中國學術，各研究及出版單位也將文化輸出作為重要任務之一。比如，有關部門不遺餘力地推出中文學術經典及學術著作外譯項目等。他們這麼做的前提，是有關部門認為中文學術經典和學術著作是好的，是能代表中國文化的，翻譯成外文就能國際化了。但是，這只是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且並非問題的主要方面。

總之，中文學術國際化的難題突出表現在兩點，一是在認知、傳統、習慣等方面，中西存在明顯的差距；二是在學術創新方面我們還相當的不足，尤其缺乏那些有突破的、獨特的觀點觀念創新，表面上轟轟烈烈，數目字極高，但真貨實料卻不多。因此，僅有國際化的衝動無濟於事，我們需要做更多扎扎實實的工作。

[責任編輯：馬慶洲]

① 葛兆光：《解放日報》2011年11月18日。